

中國歷代經典寶庫

民族文化再覺醒

明儒學案



国防大学 2 061 9722 0



明儒學案

民族文化再覺醒

「中國歷代經典寶庫」

一個中國古典知識 大衆化的構想

許多討論或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，大概都承語一樁事實：中國文化的基調，是傾向於人間的，是關心人生，參與人生，反映人生的。我們的聖賢才智，歷代著述，大多圍繞着一個主題，治亂興廢與世道人心。無論是春秋戰國的諸子哲學，漢魏各家的傳經事業，韓柳歐蘇的道德文章，程朱陸王的心性義理，無論是貴族屈原的憂患獨嘆，樵夫惠能的頓悟衆生；無論是先民傳唱的詩歌、戲曲、村里講談的平話、小說……等等種種，隨時都洋溢著那樣強烈的平民性格、鄉土芬芳，以及它那無所不備的人倫大愛，一種對平凡事物的尊敬，對社會家國的情懷，對蒼生萬有的期待，激蕩交融，相互輝耀，繽紛燦爛的造成了中國。平易近人、博大久遠的中國。

可是，生爲這一個文化傳承者的現代中國人，對於這樣一個歷史悠久，胸懷天下的文明，這樣一個塑造了我們、呵護了我們幾千年的文化母體，可有多少認識？

原
书
缺
页

多少理解？又有多少接觸的機會，把握的可能呢？

一般社會大眾暫且不提，就是我們的莘莘學子，讀書人，受了十幾年的現代教育以後，究竟讀過幾部歷代的經典古籍？了解幾許先人的經驗智慧？當年林語堂先生就曾感嘆過，現在的大學畢業生，連「中國幾種重要叢書都未曾見過」，遑論其他？

特別是近年以來，電視、電影和一般大眾媒體的普遍流通，更造成了一個畸形文化當道，社會價值浮動的生活形態。西方一位著名學者雷文孫所說的當代世界是一個「沒有圍牆的博物館」，固然鮮明了這一現象，但真正的問題，却在于我們的根性尚未扎穩，就已日迷五色的跌入了傳播學者所批評的「優勢文化」的輻射圈內，失去了自我的特質與創造的能力。

何況，近代的中國還面對了內外雙重的文化焦慮。自內在而言，白話文學運動固然開發了俚語俗言的活力，提升了大眾文學的地位，覺悟到社會群體的知識參與力，却相對的減損了我們對中國古典知識的傳承力；以往屬於孩童啟蒙的「小學」教育，屬於讀書人必備的「經學」常識，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動下，變得無比艱澀與隔閡了。自外在而言，五四以來的西化思潮，不斷開展了對西方經驗的學習，對傳統意識的批判，意興風發的營造了我們的時代感覺與世界精神，為我們的現代化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礎；它也同時疾風迅雨般冲刷着中國備受誤解的文明，削弱了我們的文化認同與歷史根源，使我們在現代化的整體架構上模糊了着力的點，漫漶了精神的面。

幾十年前，國際聯合會教育考察團在一份報告書中曾一針見血的指出：歐洲力量的來源，經常是透過古代文明的再發現與新認識而達至；中國的教育也理當如此，

才能真實發揮它的民族性與創造性。

事實上，現代的學術研究，也紛紛肯定了相似的論點。文化人類學所剖示的，每一個文化都有它的殊異性與持續性；知識社會學所探討的，一個文化的強大背景與典範人物，常常是新一代創造者的「支援意識」的能源；而李約瑟更直截了當的說，除了科技以外，其他文化的成果是沒有普遍性的。在這里，當我們回溯了現代中國的種種內在、外在與現實的條件之余，中國文化風格的深透再造，中國古典知識的普遍傳承，更成了炎黃子孫無可推卸的天職了。

《中國歷代經典寶庫》的編輯印行，就是這樣一份反省與辨認的開展。

在中國傳延千古的史實里，我們也都看到，每當一次改朝換代或重大的社會變遷之余，都有許多沈潛會通的有心人站出來，顛沛造次，心志不移的汲汲興滅繼絕的文化整理、傳道解惑的知識普及——孔子的匯編古籍、有教無類，劉向的校理衆書、編目提要，鄭玄的博古知今、遍注群經，乃至孔穎達的「五經正義」，朱熹的「四書集注」，王心齊的深入民衆、樂學教育……他們或以個人的力量，或由政府的推動，分別爲中國文化做了修舊起廢、變通傳承的偉大事業。

辛亥革命以來，也有過整理國故的呼吁、讀經運動的倡行；商務印書館更曾經編撰印行了相當數量、不同種類的古書今釋語譯。遺憾的是，時代的變動太大，現實的條件也差，少數提倡者的陳義過高，拙于宣導，以及若干出版物的偏于學術界或知識分子的需要，這一切，都使得歷代經典的再生，和它的大衆化，離了題，觸了礁。

當我們着手于這項工作的時候，我們一方面感動于前人的努力，一方面也考慮了當前的需求，從過去疏漏了的若干問題開始，提出了我們這個中國古典知識大衆

化的構想與做法。

我們的基本態度是：中國的古典知識，應該而且必須由全民所共享。它們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，也不是少數學人的獨寵，我們希望它能進入到大衆的生活里去，也希望大衆都能參與到這一文化傳承的事業中來；何況，這些歷代相傳的經典，又有那么多的平民色彩，那么大的生活意義——說得更澈底些，這類經典，大部份還是平民大衆自身的創造與表現。大家怎么能眼睜睜的放弃了這一古典寶藏的主權呢？爲此，我們邀請的每一位編撰人，除了文筆的生動流暢外，同時希望他能擁有古典的與現代的知識的專家、學者，對當前現實有一適當的理解與同情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歷代經典的重新編撰，方始具備了活潑明白、深入淺出、趣味化、生活化的蘊義。

也是爲此，我們出版這套書，除了面向多層次的讀者外，還有考慮到青少年讀者。畢竟，這是一種文化扎根的事業，扎根當然是愈早愈好。在最有吸收力、閱讀力的年歲，在最能培養人生情趣和理想的時候，我們的青少年朋友就能與這些清澈的智慧和、廣博的經驗爲友，接觸到千古不朽的思考和創造，而我們所謂的「中國古典知識大衆化」，才不會是一句口號。

這也意味了我們對編撰人寫作態度的懇盼，以及我們對社會群體的邀請。但願透過這樣的方式，讓中國的知識、中國的創作，能够回流反哺，回到每一個中國家庭里，使每一位具有中學文化程度以上的中華子民，都能喜愛它、閱讀它。

我們深深明白中國文化的豐美，它的包容與廣大。每一時代，每一情境，都有不同的創作與反省，它們或驚或嘆、或悲或喜，或溫柔敦厚、或鵬飛萬里，雖然形式多端、訴求有異，却絲毫無損于它們的完美與貢獻。這也就確定了我們的選書原

則：盡可能的多樣化與典範化。像四庫全書對佛典道藏的排斥，像歷代經籍對戲曲小說的貶抑，甚至多數人都忽略了中國的科技知識、經濟探討、敦煌遺墨，都是我們所不願也不宜偏漏的。

就這樣，我們在時代意義的需求、歷史價值的肯定、多樣內容的考量下，從二十五萬三千余冊的古籍舊藏里，歸納綜合，選擇了目前呈現在諸位面前的四十五部經典。這是我們開發中國古典知識能源的第一步，希望不久的將來，我們能繼續跨出第二步、第三步……

我們所以採用「經典」二字為這四十五部書的結集定名，一方面是——說文解字所解釋的，「經」是一種有條不紊的編織排列；廣韻所說的，「典」是一種法，一種規則。它們的交織運作，正可以系統的演繹了中國文化的風格面貌，給出我們日常行為的規範，生活的秩序，情感的條理。另一方面——也是採用了章太炎先生的說法：它們是「當代記述較多而常要翻閱的」一些書。我們相信，中國文化的恢宏壯麗，必須在這樣的襟懷中才能有所把握。

與這個信念相表里，我們在這四十五部經典的編印上，不作分類也不予編號。這套經典對我們是一體同尊的，改寫以後也大都同樣親切可讀，我們企翼于提供的，是一套比較完備的古典知識。無論古代中國七略四部的編目，或現代西方科技分類的正名，都易扭曲了它們的形象，阻礙了可能的欣賞，這就大大違反我們出版這套書的諦旨了。

但在另一種意義上，我們却分別為舊典賦予了新的書名，用現代的語言烘托原書的精神，增進讀者對它的親和力；當然，這也意味了它是一種新的解釋，是我們以現代的編撰形式和生活現實來再認的古典。

也是在這種種實質的、閱讀的要求下，我們不得不對原書有所去取，有所融匯與變通。譬如，原典最大的「資治通鑑」，將近三百卷的皇皇巨著，本身就是一個雄偉的書中帝國，一般大衆實難輕易的一窺堂奧。新版的「帝王的鏡子」做了提玄勾要的梳理，形式也類同袁樞「通鑑紀事本末」的體裁，把它作了故事性的改寫，雖然字數濃縮了，却在不失原典題旨的照顧下，提供了一份非專業的認知。其他的部份經典，也有類似的寫法。這方面，歐美出版界倒有不少可供我們借鑒的例子。遠的不談，就以湯恩比的「歷史研究」來說，前六冊出版了未及十年，桑馬威爾就爲它作了濃縮至六分之一的大衆節本，暢銷一時，并曾獲得湯氏本人的大大贊賞。我們的作法雖不必盡同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再如原書最少的老子「道德經」，這部被美國學者蒲克明肯定爲未來大同世界家喻戶曉的一部書，短短五千言，我們却相對的擴充、闡釋，完成了十來萬字的「生命的大智慧」。又如「左傳」、「史記」、「戰國策」等書，原有若干重疊的記述，經過編撰人的相互研討，各有刪節，避免了雷同繁復。……由于歷代經典的繽紛多彩，體裁富麗，筆路萬殊，各編撰人曾有過集體的討論，也有過個別的協調，分別作成了若干不同的體例原則，交互運用，以便充分發揚原典精神，又能照顧現實需要，爲廣大讀者打出一把把邁入經典大門的鎖匙。

無論如何，重新編寫后的這套書，畢竟仍是每一位編撰者的心血結晶，知識成果。我們明白，經典的解釋原有各種不同的學說流派，在重新編寫的過程里，每一位編撰者的參酌採用，個人發揮，我們都寄寓了最高的尊重。

除了經典的編撰改寫以外，我們同時收集了各種有關的文物圖片千余幅，分別編入各書。在這些「文物選粹」中，也許更容易讓我們一目了然的感知到中國：那

樣樸素生動的陶的文化，剛健恢宏的銅的文化，溫潤高潔的玉的文化，細致優美的瓷的文化，那些刻寫在竹簡、絲帛上的歷史，那些遺落在荒山、野地里的器物，那些意隨筆動的書法，那文章、那繪畫……正如浩瀚的中國歷代經典一般，那一樣不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？那一樣不是先民們偉大想像與勤懇工作的結晶？看起來，它們是一幅幅獨立存在的作品，一件件各自完整的文物，然而它們每一樣都代表了中國，都煥發出中國文化綿延不盡的特質。它們也和這些經典的作者一樣，是彼此相屬、相生、相成的。

這套書，分別附上了原典或原典精華，不只是強調原典的不可或廢，更在于牽引有心的讀者，循序漸進，自淺而深。但願我們的讀者，在舉一反三、觸類旁通之余，更能一層層走向原典，去作更高深的研究，締造更豐富的成果，上下古今，縱橫萬里，為中國文化傳香火于天下。

是的，我們衷心希望，這套《中國歷代經典寶庫》的編印，將是一扇現代人開向古典的窗；是一聲歷史投給現代的呼喚；是一種關切與擁抱中國的開始；它也將是一盞盞文化的燈火，在漫漫書海中，照出一條知識的，遠航的路——

也許，若干年后，今天這套書的讀者里，也有人走入這一偉大的文化殿堂，與先聖先賢并肩論道，弦歌不輟，永世長青的開啓着、建構着未來無數個世代的中國心靈！

歷史在期待。

一九九三年十月

文物選粹

■明代的文房用具之一——嘉靖年製彩漆雲龍管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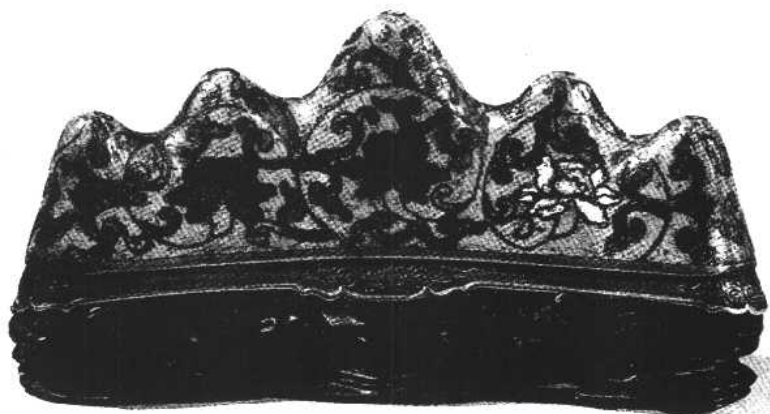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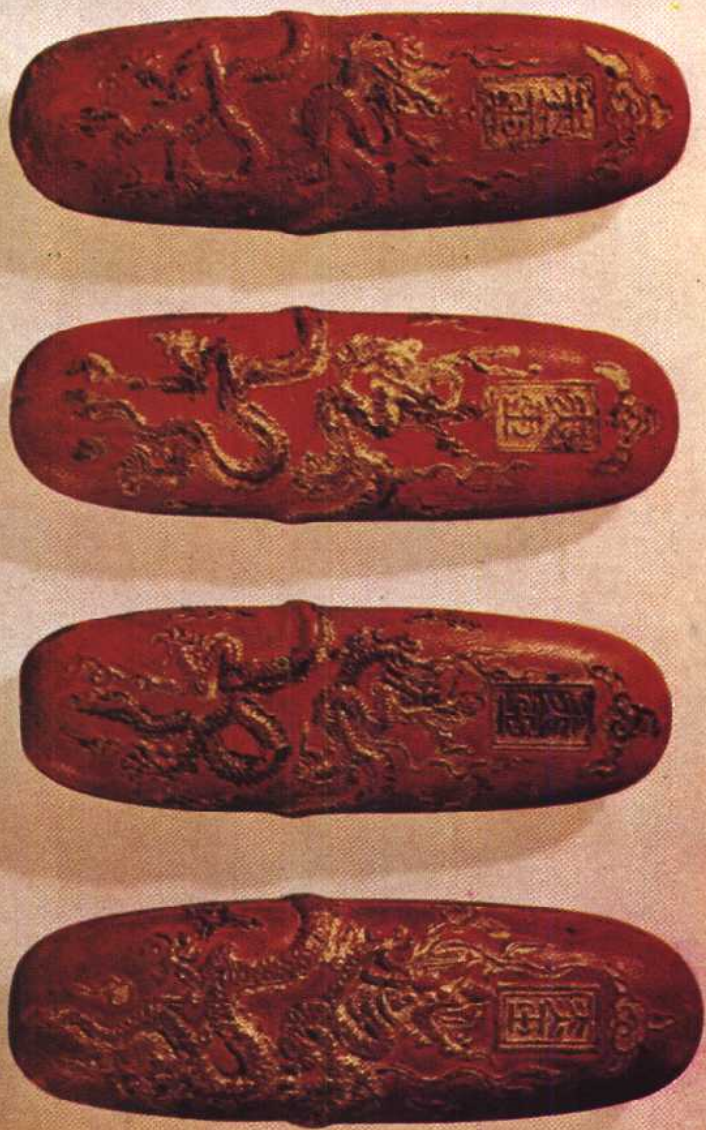
■明代的文房用具之二——朱三松雕竹仕女筆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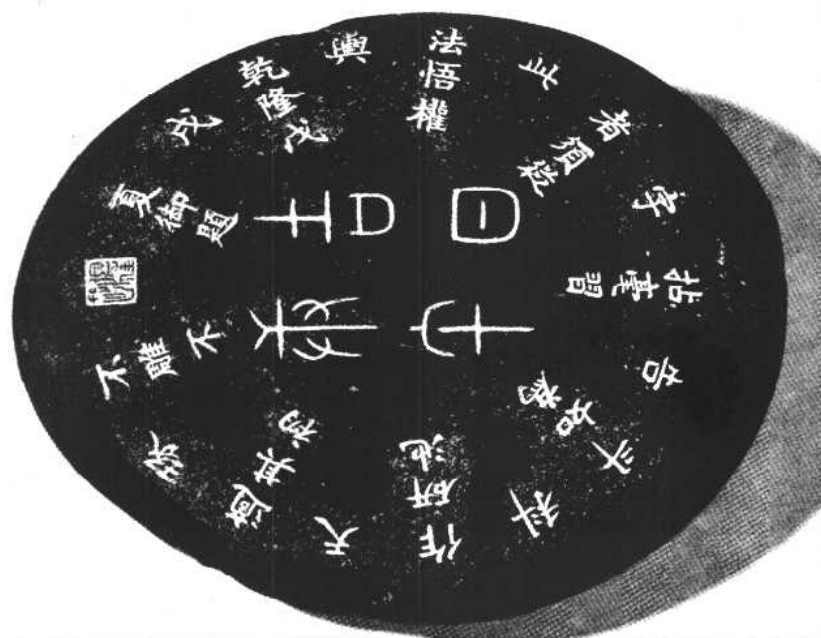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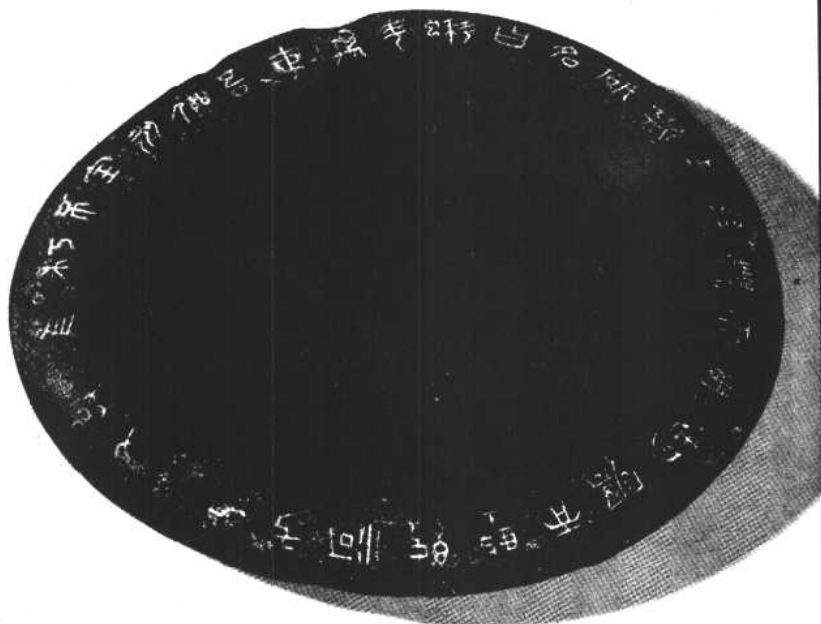
上圖 明代的文房用具之三——銅胎掐絲琺瑯轉枝蓮筆山。

下圖 明代的文房用具之四——舊玉荷葉筆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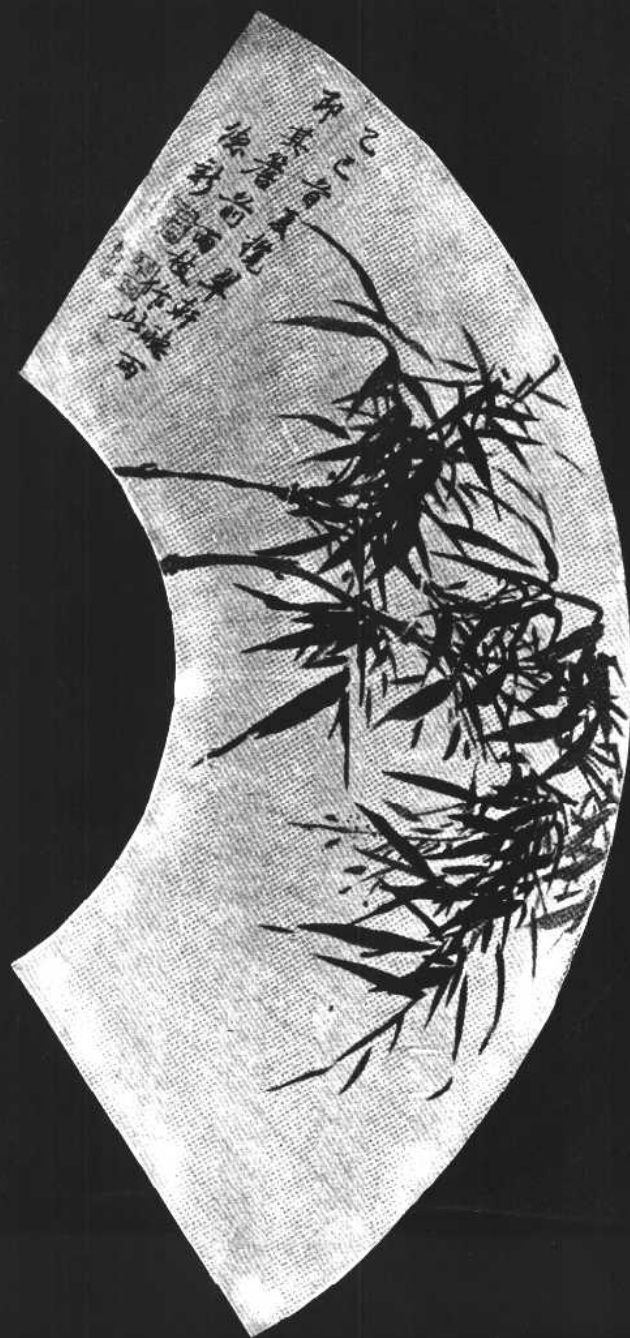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明代的文房用具之五



■ 明代、陳洪綬「柳樹人物」。





■ 明代、項德新「墨竹」。